

不必多言

南方壺

學生時代，看到三國演義裡，赤壁之戰前，諸葛亮(181—234)到東吳當說客，企圖聯合已是一方霸主的孫權，與那時很落魄的劉備共同對抗曹操。在舌戰群儒時，孫權手下第一謀士張昭首先發難“久聞先生高臥隆中，自比管、樂。此語果有之乎？”面對這樣的挑釁，時年 27 歲的諸葛亮毫不退縮，答以“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”管、樂就是春秋戰國時的管仲及樂毅。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，那時覺得，大丈夫當如是也。

前陣子 LP 說她的大學學伴 JY 想來看我。JY 幾年前曾追求過 LP，他在中央大學唸光電研究所，數次藉去中山大學參加研討會之便，繞來高大找 LP。在高大成立的頭兩年，校區及附近都仍在整地，由中山要來高大一趟頗不容易。但 LP 往往在 JY 才抵達不久，便替他叫個計程車。LP 結婚時，JY 也來參加。其後便沒見到他，算算也快 5 年了。這期間他完成博士學位，在新竹上班。我說“很歡迎啊！不過是來看你的，但若講來看你，你可能不會讓他來。”

前天，JY 獨自一人從彰化家中開車來高雄。一見到我們，便拿出一張名片。喔！執行副總。“這是舊的，我剛換家公司，下星期一開始上班”，他說。“有幾個執行副總？”我問。“一個。再不離開不行，不走，要升遷便得將總經理

心在南方

拉下。但他是我好朋友，是他找我進去的”。博士班唸了太久，本來休學去工作，學位不管了，結果系上降低論文發表的門檻，主動通知他可以畢業了。如今呢？“我常被邀去參加研討會，都被排在很前面的場次講，聽眾很多。有些被排在較後面講的教授，輪到他們時，底下已沒什麼人了。”現在學術界很注重與產業界的交流。麻雀變鳳凰，真是此一時，彼一時也。工作風光，何以至今仍單身？

一個交往九年的，分手了；一個交往半年，很想跟他結婚的，才剛結束。公司員工 150 人，很多女職員，不時有人會約他吃飯、看電影，還送他生日禮物。真是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。“我沒有花心，都是她們找我的”，他加以說明。為何不挑一個呢？令人好奇。原來那些女孩，最後都受不了閒言閒語而退怯。“她們有壓力，我沒有。”怕我們不明白，YJ 補充說“就像周杰倫，只要跟那個女孩吃個飯，壹週刊一登，便被傳出有新歡，女孩也會被說是 J 女郎，於是最後便沒了。”LP 笑說“那有人把自己比做周杰倫？”“這樣講你們比較清楚”，YJ 解釋。我不禁想起“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”。

對信心十足的年輕人，若他們真有兩把刷子，我一向可以接受。因“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”這是論語子罕篇裡孔子講的。每一代所擅長的往往大不相同。什麼一代不如一代，沒有這回事！國家及社會，將來就是要仰賴他們。不過孔子尚有下一句，卻常為人所忽略。即“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至聖先師孔子，話不會只

講一半。四十、五十總是轉眼即至，看看不對勁，年輕人會自我調適。但有些自認“我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”（有人將這句話與“天下烏鴉一般黑”等，同列中國十大害人的俗諺）的智者，看到現今年輕人的言行舉止，難免憂國憂民起來。

今年初在一場“談閱讀的重要性”之演講中，李家同（1939-）教授對年輕人愛讀網路文章表示擔憂。他說網路文章太簡單，看太多後將不會邏輯思考。如此一來，我們的下一代會變得比較笨。他建議大家去讀法官判決文。當被問到對時下青少年愛讀九把刀（本名柯景騰，1978-）的書之看法，他說沒看過無法評論，但聽說滿好看的。

九把刀則回應，李家同教授會這樣批判，是因為“他對許多新事物的不了解”，認為他“也許真的不符合時代了”。又說“年輕人在適應新時代、追逐時代潮流、甚至創造新時代上的能力，原本就是舊世代的人無法追上的。對此，我們應該抱持一份寬容。應該要對無法與網路世界接軌的舊世代多很多的包容心。”九把刀還說李家同教授是一個“經常被記者陷害的老伯伯，有洞就跳，有陷阱就踩，可說是記者最喜歡訪問的對象之一。”

雖認為網路文章看太多不好，但李家同教授對九把刀其實並未批評，且說“聽說滿好看的。”只是九把刀顯然並不領情。

在論語季氏篇裡，孔子說“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

心在南方

在得。”看來“戒之在得”外，還要加上一個“戒之在多言”。年紀大了，戒之在得是當然的，以免晚節不保。而話也該少些。在衛靈公篇裡，孔子說“不可與言，而與之言，失言。”在顏淵篇裡，子貢問友。子曰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！”

老與少，不知究竟誰才是天龍人。只是一旦上了年紀，血氣既衰，如何與那些崇尚“人生是不停的戰鬥—夢想追尋”（這是九把刀在台南女中的演講題目）者鬥嘴或打筆戰？失言無益，既是智者，要能看出那些人是不可與言。否則自以為苦口婆心，換回的卻是舊世代、無法追上、陷害，以及寬容、包容等。得被那些你所擔憂的人包容，實在有夠灰頭土臉。

之前我也沒看過九把刀的書。偶而看到關於他的報導，往往是些去中學演講爆粗口，或脫褲等。心想這種人寫的書，有什麼好看的？今年8月中旬，根據九把刀的同名小說改編的“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”開始上映，反應熱烈。而導演正是九把刀自己。拍電影是高難度，會想去拍電影的人，總是有些理想，不可等閒視之。於是一個多星期前去台北開會，趁空檔去車站的誠品書店，買了本“賽德克·巴萊”後，看到“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”，遂一併買下。之後很快便看完了，相當吸引人。

有些書，寫作前得先做很多功課，才能動筆。這種書應是不必（九把刀創作力極強，曾連續14個月每月出版一本新書）。隔幾天又有機會去台北，先上網查了一下，又到誠

品買了本蔡智恆（即痞子蔡，1969-）的“檨寄生”，也是一下子便看完了。畢竟擁有博士學位，此書寫作得有些準備功夫。

不可否認，兩位作者都還蠻會講故事的，文筆流暢。你可說大部分的內容都僅是在耍嘴皮，但的確蠻會耍的。你可以為書雖寫得有趣卻不夠雋永。也可對書的內涵、視角，及文化底蘊等批評。但這類書，就是娛樂，就是休閒，誰想天天看法官判決文？如李家同教授所說，這兩本網路小說，都算是簡單。但簡不簡單，與是否網路其實無關。市面上暢銷的書，很多都是內容極簡單的。賣座的電影常也一樣，觀眾享受完感官的刺激後，可能不覺有什麼值得回味的。

不見得是擔心會變笨，我覺得已看兩本，能略了解現在年輕人閱讀之所好，那便夠了。畢竟還很多書值得看，家中尚未看完的書也不少。就像我雖愛看電影，但時間有限，總得篩選一下。我買的那本“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”，是第 282 刷。論語子路篇裡，子曰“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”。寫出這麼暢銷的書，所拍電影的票房也勢如破竹，屢創紀錄，這種人即使狂妄些，乃屬合理。至於已進入不能追女孩階段的老先生們，只能自我要求有所不為了。對於年輕人看什麼書，如何追女孩，冷眼旁觀即可，不必多言。
(100.11.6)